

越南岭

张建安



南国花城。

通讯员 摄

乙巳年农历腊月廿三，北方小年，炊烟裹着年意漫过神州大地。我们自雪峰山麓启程，辞别邵阳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搭乘高铁复兴号，一路向南，穿山越岭，奔赴广州。

车窗外，湘西南的冬山清峻如墨，资水蜿蜒如带，岸边人家檐下已悬起腊味，红纸春联在风里格外醒目。复兴号如一道银白闪电，又似一条御风蛟龙，破空而行，载着湘地小年的温软烟火，跨越岭南雄关，去赴一场与南国花城联谊多年的新春之约。

南岭，横亘在华夏大地的胸膛上，既是山河的分界，亦是文脉的渡口。千年之前，这里是车马难越的天险，是文人们心中沉郁的苍茫。

张九龄劈山开道，以一肩担当，在云雾缭绕的梅岭之上，凿出一条连通南北的青石长路。他立于峰巅，心中所念，不是行路之艰，而是文明交融、山河归一。他以古道为笔，以赤诚为墨，在南岭的风骨里，写下中原与岭南血脉相连的序言。

韩愈贬途漫漫，雪拥蓝关，马不前，人亦愁。“云横秦岭家何在”一句，苍凉入骨，可他胸中跳动的，依旧是家国天下。纵使身入蛮荒，他亦以文化心荒寒，以教化启民智，把中原的诗书礼义，种进岭南的泥土。

苏轼一生颠沛，渡南岭而赴天涯，一路风霜，一身孤苦。却在岭南的暖风里，把苦难酿成旷达，把漂泊写成归依。“不辞长作岭南人”，不是无奈的妥协，而是文人对祖国山河最深的眷恋。

他们以生命赴长路，以笔墨传文脉，把一腔忧思、一腔赤诚、一腔守望，全都留在了南岭的烽烟里。千年之后，我们依旧能听见，那些穿越岁月的叹息与高歌。

山河轮转，天地一新。

昔日古人数月颠沛的苦旅，今朝被中国科技浓缩成数小时的飞驰。复兴号这条中国研造的蛟龙，以完全自主的中国智慧，穿行于群山之间，桥隧如虹，平

稳如风，不过半日，便跨越了绵延千年的天堑。这风驰电掣的中国速度，不只是科技的奇迹，更是一个民族从沉郁走向昂扬，从困顿走向辉煌的铿锵足音。

踏出车厢，南国暖风扑面而来，花香与年意交织，我猝然跌入一片绚烂的温柔乡。

眼前盛景，一瞬间将我拉回少年时代——那是在邵阳的中学课堂，窗外微雨，教室里木桌陈旧，语文老师以温润的乡音，朗读秦牧先生的散文《花城》。那些字句，如春风拂过心田，春节前的广州，花潮如海，人声如潮，家家户户逛花街、迎新年……我伏在桌上，望着课本上的文字，心早已飞向千里之外。那时的我，从未走出湘西南的青山，却在文字里遇见了一座永远花开的城。

而今，我终于站在广州的花街，亲眼看见秦牧笔下的花城，从文字里走了出来，鲜活、热烈、盛大、动人。

岭南的冬，没有寒冷，只有春意浩

荡。百花迎着小年的暖阳，开得汪洋恣肆，酣畅淋漓。

蝴蝶兰亭亭玉立，如蝶栖枝，清雅含蓄，暗香浮动，是花街上最婉约的诗意。

一品红烈焰灼灼，如霞如火，染红街巷，点亮人间，是年节里最奔放的热情。

矮牵牛铺地成锦，五色交织，漫无边际，是大地最温柔的锦绣。

三角梅攀墙而上，红紫烂漫，如云似雾，肆意舒展着生命的张扬。

炮仗花垂帘成瀑，金红串串，喜气盈盈，恰似新年的欢歌在风中流淌。

金黄菊花傲寒盛放，瓣叠瓣金，灿若朝阳，携着福寿安康、吉祥满堂的年韵，为新春添上富贵祥瑞的底色。

花街之上，人潮如流，笑语声声。醒狮锣鼓铿锵，春联墨香浮动，北方小年的温厚与岭南花市的热烈，在此刻相融。这是华夏年俗的万千气象，是中华文明的温厚博大，是跨越千里，依旧血脉相连的文化乡愁。

我们终于在小河旧麻石桥边的草丛里觅得一丛，顿时喜出望外。野葱古名薺，有“菜芝”之誉，亭亭立在湿润泥土中，青茎细长，葱白圆润，散发着独属于山野的气息。它与家中香葱截然不同——少了驯化后的温和甜香，多了一股浓烈奔放、带着泥土野性的辛香。白居易曾云“留薺为春菜”，赞其鲜气清冽，春日必食。汪曾祺写野葱：“辛香浓烈，比家葱更有野气”，掐断茎秆的一瞬，葱香四散，直钻鼻腔。

携着满篮野菜归家，便是最治愈的人间烟火。荠菜洗净，入汤煮火锅，清鲜回甘。火锅以无烟木炭燃起，倒入清冽矿泉水，不加厚重汤底，只放少许干虾米、枸杞提鲜，配老家的手工红薯粉

丝，再切上母亲菜地里拔来的大萝卜，与荠菜同煮，烟火年味野味“三味合一”。若还想添味，便放几块腊猪脚、腊排骨等。白玉般的萝卜咬出清甜，翡翠似的荠菜嚼出清苦，在炭火铜锅的沸煮里，把春天的味道满满炖入口中。

野葱则洗净去须、细细切碎，配上刚从鸡窝拣出的土鸡蛋同煎。热油一爆，那股霸道又迷人的野葱香瞬间充盈母亲的厨房，金黄翠绿，香气扑鼻。野葱煎蛋上桌，就被大家争相下筷，片刻间光盘了。无奈之下，妻子只好把原本打算带回城里慢慢品尝的半小篮野葱也悉数贡献上桌，再煎上一盘。

一家人围坐桌前，尝一口荠菜火锅，品一块野葱煎蛋，清清爽爽，唇齿留香。正月初六的踏春，挖的是野菜，寻的是春意，品的是家常。这一篮野菜，这一口清鲜，是扑面而来春天的味道，更是岁月静好的温柔。

我有点茫然，也不知道弟弟在哪里接。突然听到有叫“姐姐”的声音，很熟悉，又有点遥远。我正四处张望着，身边就出现了几个小伙子把我围住，弟弟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来接我了。一瞬间，在这方天地里，最鲜活的人间暖意让我的体温都上升了好几度。

列车裹着风雪从身边冲过去，车轮碾过铁轨，卷起的雪雨像白色的浪花飞扑，小伙子们用身体给我挡住了风雪，那一刻，我甚至觉得比刚刚下来的车厢都温暖。我们在一个小伙子家里停留，等着天亮才能回县城。他们家把火盆用柴火烧得旺旺的，噼噼啪啪作响的火星蹦跳着，把整间屋子映得暖洋洋的。我们在房间里喝着茶水、嗑着瓜子，吹牛聊天，好不惬意，红亮的火光把眉眼都染得温热，驱散了我的寒意和疲倦。

其实，我很想说，雪落无声，落满人间温柔。或许新的故事会在雪花中慢慢开始。岁岁年年，温暖相伴。

一盘野菜，半个春天

贡田

农历正月初六，年意尚浓。今年立春早，又过了雨水节气，湖南乡下已是春光明媚，暖意融融。趁着天气晴好，我携着妻子，牵着年幼的女儿，走向田野，赴一场与春天的约会，也试着寻几味山野清鲜，解一解年节的腻味。

乡间的田野，早已褪去了冬日的萧瑟，在暖阳里舒展着新绿。脚下的土地松软湿润，踩上去格外踏实。油菜花有些已开出了金黄的花簇，引来野蜜蜂嗡嗡采蜜。一些红色的蓝色的无名野花，也悄然争春怒放。我们提着竹篮，带着年前赶集买的小铁锹，去寻觅春天馈赠的野味。此时，江南的乡下，芦蒿与香椿等几种野菜明星还未登场，时下能找的便是荠菜、野葱等了。

荠菜一般贴地而生，叶片细碎如锯齿，带着一层薄薄的绒毛，嫩得仿佛一碰就会流出汁水。《诗经·邶风·谷风》有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陆游亦叹：“春来荠美忽忘归”。

只是今年春来早，不少荠菜已然开花，开过花的荠菜便老了，只能留到农历三月三，做“地菜子煮鸡蛋”了。故而荠菜虽遍地都是，要挑到还鲜嫩的荠菜，反倒比往年更难。女儿蹲在一旁，学着我们的样子，小手笨拙地拨弄青草，好不容易找到一株嫩荠菜便欢呼雀跃。妻子则由近及远，蹲下去仔细寻找嫩荠菜，然后用小尖锹连根撬起，好一会儿，篮中才攒了半篮碧绿。

野葱却不比荠菜常见。寻觅许久，

雪落无声

邓亚兰

雪落是无声的，偷偷地在夜里就把天地装扮好了。晨起推窗，就是满眼的惊喜，远山近郊一片白茫茫的景象。

下雪了，跟父母在视频里通个话。母亲在镜头前笑容可掬，叫着我的乳名，一声声回应着我的话，又一边大声地告诉父亲，说是女儿交代，要我们下雪莫出去。父亲没有出现在视频里，声音却爽朗地回答：要得。父母已经相伴六十岁了，现在还能互相照顾，打理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朋友们都甚是羡慕，我也觉得是大福气。

父亲现在的衣食住行全靠母亲。出门遛弯，母亲会安排好父亲的穿戴，然后紧紧拉住父亲的手，一步都不离开。有母亲牵着，父亲很安心。如果没有母

亲在身边，他就会焦虑，就会发脾气。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很边远的山区工作，交通极其不便。有一个下雪夜，父亲日夜兼程地赶回县城的家里。听到父亲在窗外呼叫，母亲也感到意外，她穿衣起床，开了个小门缝把父亲迅速拉回到屋里。此时，父亲的脸已经冻得有点僵硬，母亲用手去捂着，父亲才“呵呵”地笑出声来。

我和姐姐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看母亲在厨房忙活着给父亲烧热水，还闻到了荷包蛋的香味。父亲还把蛋汤给母亲喝了一口，母亲腼腆地笑了笑，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说：“快吃了，洗完上床，床上暖和”。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昏暗的灯光下，母亲踮脚为父亲擦去

衣帽上残雪的侧影，那一抹温柔的弧度至今仍在我心底荡漾开去。

我上大学期间，弟弟在部队里当兵。有一年我放寒假，正好碰上弟弟探亲假。那年雪下得大，学校就提前放假。我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张站票，且还是停靠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小站。母亲说，没有事，只要能回来，正好你弟弟休假，可以去那里接你。绿皮火车到达小站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多，车窗外一片漆黑，乘务员催促着我们尽快下车。车门“哗啦”拉开，车厢的暖意和车外的寒风裹挟着，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车上下来的。寒风像刀子，划在脸上细细的痛，不由得缩着脖子，用围巾裹住半张脸，推着行李箱，深深浅浅地碾过积雪。

作家写作家

乡野作家刘诚龙

李云娥

他是从邵阳铁炉冲走出来的，当过教师，当过公务员。

他本名刘诚龙，却取了个怪异的网名，曰“草莽一牛吗”。童年时代的他打不赢发小文亚砣，自家的牛膘肥体壮，却能斗得过文亚砣家的牛，给他报仇雪恨，狠狠地扳回一局。自此，草莽一牛吗，一声声在乡村回荡，一声声在文坛嘹亮。

他左手写杂文，在杂文界横冲直撞，像个斗牛士。他的杂文多数是用历史典故像蒸馒头一样蒸出来的，一点点面灰被他一加工，加了酵素和膨大剂，成了香甜有嚼劲的馒头。他右手写散文，呈现的是小资气象。在散文园地修篱种菊。一个霜打的茄子，一块家常的煎豆腐都被他写得活色生香，让人口水直流三千尺。

《刘诚龙，你娘喊你回家挖土种辣椒》，这是一篇散文的题目。别人文章题目都是诗眼，含蓄优雅，他文章题目土得掉渣，还是那发了霉的豆腐渣。你以为《红薯猪崽》是写用红薯喂猪崽，其实是写他弟弟。他总是这样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不由得让我想起微信里的一个表情包，戴着宽大的墨镜，嘴角歪斜地痞笑。

经过多年修炼，他练成了“葵花宝典”，修炼出一种风格鲜明的语言。口语化与文白夹杂，语言鲜活灵动，灵活融入方言俚语，形成雅俗共融的独特韵味。古诗词信手拈来并巧妙化用，如“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冬笋”。李白喜欢的是美酒，并不喜欢吃冬笋，他却不顾李白的爱好，换成了冬笋。严肃古板的古诗被他一化用，刻板的“包公脸”瞬间变成了引人发笑的“宋小宝”，让人忍俊不禁，凭空增加了诙谐气息，也调节了文章的节奏。

他是几个微信群的群主，平时在群里和男士称兄道弟，偶尔和美女打情骂俏，但只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群里多是爱好文学的同类，其中不乏大咖，每个人都有几把刷子。这样一个藏龙卧虎的群，他稳坐群主宝座，大家对他敬重有加，一是因为他的人品，二是因为他的才华。他不把群主当霸主，群里谁都可以怼他，群公告是这样写的：“一、本群正气为上，义气为先，文气为重；二、本群欢迎有不同意见，因为谁都有脑子；三、本群不欢迎人身攻击，因为谁都有尊严；观点碰撞可以激发思考……”所以他的群总能看到伸出阳光的枝桠。

现在的他口若悬河，大庭广众之下发言、作报告，草稿都不打，就那样纵横捭阖、汪洋恣肆地说下去。他那些浓重的方言，有时让人难懂，但因常出妙语赢得掌声阵阵。其实他小时候特别“出不得众”。表姐结婚，他跟着父亲去吃酒，想多吃几块肉，打打牙祭，结果看到客人太多，就拼命往家逃，父亲把他按在凳子上坐着，他把头埋进衣服里，躲到桌子底下。刘诚龙啊刘诚龙，你也有这样的糗事，我大笑三声，心里平衡了许多。

刘诚龙虽然名气大，却自称乡野作家。他坦然地说“我自乡野来”。刘诚龙出版过十多部杂文集、散文集、随笔集等。《暗权力》等几本书上过网络畅销书榜，《民国风流》等几本书还多次再版了。不论是散文还是杂文，都可以体会到他的“在野”气质。

他众多著作中，我最喜欢的当属新版的《我自乡野来》，喜欢那种从书页里散发的泥土腥味、草木清香、故土月色。因为我也自乡野来，乡野是我们的生命底色。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刘诚龙、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三百文艺工程文艺家。）



小小汤圆 暖元宵

徐龙宽

积雪未化，天空又飘起了雪粒子，细密地打在脸上，带着清冽的寒意。这些雪甚是“勤奋”，虽然已是春天，屋顶、路面、树梢依旧裹着一层厚厚的白色。

老婆人说，元宵节过后，年才算真正过完。对于我们这些做小生意的人来说，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假期，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进货、卸货，忙得脚不沾地，日子比过年时更紧张。去年元宵节，我刚和妻子卸完一车新鲜果品，沉重的纸箱压得胳膊发酸，额头上却热汗腾腾，顺着脸颊往下淌。卸完货，已是上午十点了，肚子也饿得咕咕直响，空荡荡的肠胃像是在抗议这早出晚归的辛劳。

抬眼望去，不远处的幼儿园里挂满了红色灯笼，一盏盏圆鼓鼓的灯笼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喜庆，驱散了些许寒意。正当我对那抹亮色出神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来：“师傅，给您一碗汤圆。”

我抬头看，只见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站在幼儿园门口，身上穿着红色的棉袄，手里提着满满两兜子保温盒，额前的碎发上还沾着未化的雪粒。“今天是元宵节，幼儿园特意为周边辛苦干活的师傅们煮的汤圆，快趁热吃了吧。”她说话时眉眼弯弯，笑容像春日里的暖阳，瞬间驱散了我周身的寒气。我和妻子愣了一下，随即感动不已，连忙接过保温盒，一股暖意顺着指尖蔓延到心底。在这寒冷的清晨，在我们满身疲惫、饥肠辘辘的时候，能吃到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真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

女教师又转身给旁边卸货的货车司机送去汤圆。她的身影在白雪红梅般的灯笼下渐渐远去，步履轻快而坚定。我打开保温盒，一股香醇的黑芝麻扑面而来，碗里的汤圆个个晶莹剔透，圆滚滚的，冒着氤氲的热气，像一颗颗小小的暖玉。我舀起一个放进嘴里，轻轻咬破外皮，香甜的馅料瞬间在舌尖化开，糯软的糯米皮带着恰到好处的韧劲，温热的汤汁顺着喉咙滑下，不仅暖了胃，更暖了心。

说实在的，活了大半辈子，我走南闯北，做过小贩，摆过地摊，习惯了人情冷暖，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为了生计，我们起早贪黑，忍过寒风，受过委屈，却很少收到这样纯粹的关心和温暖。小小汤圆，不过是寻常吃食，却在这个特殊的清晨，承载了最真挚的善意。我看着妻子小口吃着汤圆，眼角带着笑意，又望向幼儿园里那一排排红灯笼，心中涌起无限感慨。这碗汤圆，是一种简单的给予，更是一种珍贵的善举，蕴含着满满的正能量。有时候，我们总觉得自己渺小如尘埃，力量微薄到无法影响世界，但幼儿园的教师们让我们明白，善意从不需要惊天动地。它可以化作一粒粒饱含暖意的汤圆，在寒冷的日子里，为身边的人送去一份温暖。

雪还在下，但我的心里却暖烘烘的。这碗小小的汤圆，不仅让我尝到了元宵节的甜，更让我懂得了善意的力量。它像一颗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也让我愿意在今后的日子里，将这份温暖传递下去。